

Table with 5 columns: 代码, 简称, 收盘涨幅%, 简评. Lists various stocks and their performance metrics.

# “青未了,我神交已久”

## 著名作家王蒙做客本报并题字

本报济南6月30日讯(记者 倪自放)“我早知道你们《齐鲁晚报》,我知道你们的‘青未了’副刊,‘齐鲁大地文化底蕴深厚,我同‘青未了’神交已久。”王蒙对“青未了”予以充分肯定,并为本报题字“齐鲁青未了”。

在本报编辑部,王蒙说自己虽然是第一次到《齐鲁晚报》来,但很早就知道《齐鲁晚报》的“青未了”副刊,“齐鲁大地文化底蕴深厚,我同‘青未了’神交已久。”王蒙对“青未了”予以充分肯定,并为本报题字“齐鲁青未了”。

在参观完本报的阅报栏后,王蒙对本报展示区内的3D“梦世博”号外非常感兴趣。这是由本报发行的中国第一份3D号外,王蒙戴上专门的3D眼镜津津有味地看起来,“哎,报纸里的东西动起来了。”

听说王蒙到本报编辑部来,编辑部里很多王蒙的粉丝纷纷拿出自己之前买的王蒙的书籍,将自己崇拜的大作家团团围住索要签名,《老子的帮助》《庄子的享受》王蒙自述:我的人生哲学》等王蒙近几年的作品,纷纷递到了王蒙面前,王蒙一一为大家签名留念。



▲王蒙和夫人观看本报3D“梦世博”号外。



▲王蒙为本报所作的题字。



▲王蒙为他的粉丝——本报编辑记者在其著作上签名。

### 记者手记

## “老王”不老

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,做过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在很多人的想象里应该是一个严肃的长者,不过在做客本报编辑部时,自称“老王”的王蒙非常幽默,并同本报同仁打赌谁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,“我赌阿根廷夺冠。”兴致勃勃的王蒙信心十足,并与本报约定下次再来做客。

偕夫人做客本报编辑部的王蒙说,“我是河北南皮人,但同山东有很大关系。南皮和山东乐陵离得很近,我小的时候,两个地方的行政区划时有变化,我出生的地方有时候属于乐陵,有时候属于南皮,我算半个山东人。”王蒙的夫人与山东的关系更为密切,她出生在济南的曲水亭街,五六岁的时候才离开济南。

王蒙夫人说,王蒙自称“老王”,并出版了谐趣小品《老王系列》。对于《老王系列》,王蒙非常得意,“这是我的一套谐趣小品文集,每册都配上了50幅生动的漫画,今天进行讲座时有个读者告诉我,他把这套小品送给了自己患抑郁症的朋友,朋友看完后哈哈一笑,基本上不抑郁了,真没有想到我这《老王系列》还有药用功能,哈哈。”

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倪自放

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徐延春 张中

fu太 福德太阳能 购买即享政府补贴13% 服务热线: 400-658-1766 未开通400的地区请拨打: 0533-2909060

▲6月30日,著名作家王蒙来到本报编辑部做客。

# “我没有停止小说创作”

### 王蒙接受本报记者采访

6月30日,济南,王蒙在本报和山东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“大众讲坛”上讲解《红楼梦》中的政治,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。

齐鲁晚报:我注意到,这几年包括你和刘心武等一些比较知名的作家,都在做解读类的作品,你在研究老庄,《红楼梦》,你在研究老庄,《红楼梦》也有涉猎,这种文学创作形式,似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写小说、写诗歌那种文学创作。

王蒙:我要说明一下,我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停止,我前年和去年都有新的小说作品问世,另外我的《尴尬风流》系列也没有停止过,所以我并没有把小说创作停下来。我研究老庄的作品影响很大,那是因为老庄的重要性,也因为咱们缺少一个桥梁,就是能够比较生活化地,比较现代性地去解读老庄。我有两首诗,“青春作赋赋犹浓,皓首穷经经自明”,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。我的庄子系列有两本,另外还有一些小说要发表。

齐鲁晚报:你早期有《青春万岁》这样的作品,现在又研究老庄,这种创作领域的变化,和你这个年龄段的心态有没有关系?

王蒙:研究老庄的作

品在我的著作中很重要,但只占一小部分,我到现在在有上千万字的作品,老庄这几本到最后完成加起来也不过100多万字。

王蒙:我写作涉及的面比较宽,但很多时候读者和评论者看到我的一部作品,就以为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创作,我说了别的一句话,他们又跟着跑到那个点上,就是老不能正确对待我的作品。

齐鲁晚报:我知道近期你的演讲行程排得比较满,在你这个年龄段,通过这些讲座的形式,你最想传达给听众的是什么?

王蒙:讲座是一个和受众更直接的,更大众化的交流,说和写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。说呢,我追求的是现场感,即兴趣,就是我不管准备了多少

稿子,我绝不念稿,就像咱们坐在这里说话一样,这种话对话的感觉,缩小了和受众之间的距离。换句话说,即使你的文字非常口语化,但看不到你的表情,听不到你的声音和语气,看不到你的表情,那么和受众的距离还是大了一点。通过一些声像的媒体,能够直接跟受众多一点交流。

齐鲁晚报:之前我采访了一些《百家讲坛》的学术明星,他们称是把学术的东西通俗化,通过传播媒介,再讲给大众,但你觉得不太愿意上电视。

王蒙:是的,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谢绝各方面的邀请,这两年呢,接触电视传媒比过去更多一点,这种更直接交流本身也有乐趣。



▲6月30日,王蒙在“大众讲坛”演讲。

## 做真理的火炬手不容易

### 王蒙和听众交流

尽管本期“大众讲坛”的主题“《红楼梦》中的政治”有点专业,但因为主讲者是王蒙,在讲座开始前一小时,就已经有许多王蒙的粉丝到省图书馆排队。讲座结束后,山东听众与王蒙有一段精彩的对话。

听众:学者余秋雨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学术明星,上电视比较多,您怎么看他?

王蒙:余秋雨的散文不错,普及了历史文化知识,这没什么要说的,当然,如果说他的某一点有硬伤则另当别论。

我也看到余秋雨在青歌赛上讲解文化知识,我的感觉是,他少说两句可能会更好。

余秋雨也受到一些批评,这也很正常。当然,对他情绪很大的批评也没有必要。余秋雨自己对待这些批评也可以淡定一些,抱着和谐的态度,没有必要和谁过不去。

听众:在目前的情况下,诞生一个思想家需要什么条件?

王蒙:一个思想家的诞生,和他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,乱世出思想家的可能性比较大,中国的先秦时代比较混乱,出了“百家”,混乱的社会现实,让人们寄希望于知识分子能够发出最精辟的东西,所谓的国家不幸学家(诗人)幸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其实这种情况不局限于中国。应该说,在中国目前出思想家也很难,受众也不像以前那样愿意接受思想家的学说,以前你举个(思想的)火炬过来,很多人会跟着你走。现在你举个火炬过来,很多人会以为你是在放火,做个真理的火炬手不容易。



▲听完王蒙的讲座,听众提问。

个股行情 仅供参考 据此操作 风险自担